



夜跡

【日本】船山馨



夜 路 岌 岌

[日本] 船山馨 著

李 翟 高文汉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船 山 馨

夜 の 傾 斜

据日本河出书房新社河出文库1980年版本译出

夜 路 崑 崙

〔日本〕船山馨 著

李 翟 高文汉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徐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12.5 插页2 字数265,000

1986年12月第1版 1986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22,300册

书号: 10100·879 定价: 2.10元

责任编辑 竺祖慈

前 言

船山馨是一位我国读者尚不熟悉的日本作家。他一九一四年生于北海道札幌市，读过大学商科，当过新闻记者。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进步作家田宫虎彦等结成“青年艺术派”，以不迎合军国主义而受注目；战后期间和椎名麟三人一起作为战后派文学旗手而活跃于文坛，作品受存在主义影响较明显；晚年则转向创作“中间小说”（即纯文学作家所创作的较大众化的小说）。他于一九八一年去世。《夜路炭炭》是他的一部较具代表性的社会小说，问世后一版再版，并被拍成电影和电视，受到较广泛的欢迎。

这部小说以一位青年女子为了替父雪仇而投身黑暗、肮脏的实业界中的明争暗斗，最后终遭幻灭的故事，既反映了垄断资本的丑恶本质，也表现了作者对真善美的追求。

在二次大战结束后的相当一段时期内，日本垄断资本的发展过程中具有一种特殊现象，那就是“总会商”的活跃。所谓“总会商”，实际上本是一些流氓恶棍，他们本无多少经济实力，只是专门买进各企业的少量股票，然后利用手上的这些股份，在股东大会上见机而行敲诈勒索之事。《夜路炭炭》中的立石俊辅就是“总会商”中的一个代表人物。战后日本资本竞争及企业间相互兼并常常是由垄断财头通过“总会商”来实现的，而部分“总会商”后来竟也因此发家而成了大企业主。这部小说淋漓尽致、精采动人地表现了这种兼

并战争的残酷、血腥和卑劣。作者对这种残酷的竞争，对企业界的黑暗，对那些表面道貌岸然而实际寡廉鲜耻的财阀以至对他们所赖以生存的整个社会是持明显的批判和否定态度的。作品中的康子是作者寄与同情的一个人物，她的一段内心独白较清楚地表现了作者的这种批判态度：

“这，与其说是对市原多门的憎恨，倒勿宁说是对漠然容许他这样的恶棍肆意横行的社会的愤怒。因不堪饥饿而被迫偷了一点东西，这就构成犯罪，就要受法律制裁；然而，利用资本这一暴力掠夺他人企业，谋害于己不利者，曲解政治，玩弄法律的穷凶极恶的罪魁祸首，不仅逍遥法外，而且沐身于社会的尊敬和仰慕之中悠然度日……这不是市原多门个人的问题，最根本的错误潜藏于社会结构之中。”

可以说，整部作品都体现了作者的这种批判倾向。这就是《夜路岌岌》的社会意义和认识意义之所在。

《夜路岌岌》在艺术上也是较成功的。全篇小说围绕两条线索展开情节，一条是康子与市原、立石的斗争，另一条是矢代为搜寻“虹藻”而进行的毕生努力。这两条线又通过康子和矢代的爱情以及市原等人欲将矢代的“虹藻”研究为自己的营利目的服务的企图联接起来，显得融合自然。小说情节紧凑，高潮迭起，十分引人，却又毫不给人荒诞不经之感。种种出人意料的跌宕之处由于符合人物性格的发展，所以也总在情理之中。

小说艺术上的较成功之处也表现在人物形象的刻画方面。作者对书中人物的爱憎褒贬是分明的，但无论是正面人物还是反面人物都未被简单化、模式化，而是展现了典型而又复杂、矛盾、多层次的性格。对康子形象的塑造即很能说

明这一点。她是作者寄予极大同情的人物，但又并未被写成一个完人，而是在事件冲突发展的过程中写出了她性格的发展。康子是个有正义感的青年女性，但作为一个长期养尊处优的富家千金，却并不真正谙识世事和实业界的浑沌黑暗。她决心投身于那场斗争，起先只是出于她倔强的性格和强烈的复仇之念，只是一心想和立石争个高低。随着斗争的深入，她逐渐认识到立石固然可恨，但更可恨，更卑鄙无耻而又阴险毒辣的却是那表面道貌岸然、敦厚温良，却在背地操纵一切坏事的大财阀市原。最后，她又进一步认识到一切坏事的根源还在于市原们所赖以生存的这个社会本身。她起初是决心抛弃一切，以昂然斗志和立石决一胜负，但最后在只消自己一举手、一投足即可置立石于死地或使市原惨败的情况下，她终于认识到这场斗争已失去了任何正义性质，不管是立石还是市原失败，胜利都不将属于正义，“鳞光”也不可能因此而得救。她为卷入这场争斗而自憎，最后终于放弃表决，脱逃出那个喧嚣的丑恶世界，去冰天雪地寻索爱人的行踪。康子对矢代的爱是执着的、纯洁的，但她在诀别爱人而投身那场斗争，并希望妹妹替代自己在矢代身边的位置以后，也一度几乎被敌人立石那种充满自信和魄力的男性魅力所冲击，可是对矢代的爱，对正义的执着以及洁身自好的性格使她顽强地抵御住了这种诱惑，始终没有在任何一方面就范于立石。作为康子这样一个青年女性，这样的安排还是较有分寸和可信的。

小说中的其他人物也都塑造得较丰满而有特色。矢代正直而又难脱几分迂阔。他热爱自己的研究事业，也热爱康子。他知道阿泉对自己的爱慕，也衷心感激阿泉在康子离开

他后给自己的帮助和安慰，但他始终对阿泉以兄妹相待，即使在误信康子和立石有关系的谣传而陷入痛苦时，也不曾对与他朝夕相处的阿泉有任何越轨行为。阿泉爱姐姐，也热烈地爱慕着矢代。康子离开矢代时曾有心让阿泉替她去安慰和照顾矢代，阿泉也确实给了矢代种种帮助和慰藉，并向矢代表达过自己的爱慕之情。当她真正理解了矢代对康子的执着感情后，一方面仍一如既往地帮助他，一方面又想尽一切办法要将康子从那种斗争中拉回到矢代身边。这是一个温顺、善良而富牺牲精神的青年女性的形象。两个主要反角立石和市原有卑鄙、毒辣的共性，又各有不可替代的个性。立石的蛮横、刚愎、自负、冷酷、好斗无不溢于他的一言一行。他一向以为“爱”对自己来说是不可思议之物，却又偏偏被自己的敌人康子所深深吸引，这大概不全是因为康子的美貌，更主要的还是康子在与他的决斗中表现出的刚毅、倔强的性格对他产生了一种不可抗拒的魅力。他向康子求爱的方式是提出决一死战的挑战，要让康子在惨败后成为己物，这似乎也符合他自尊心极强而又嗜斗的性格。作者对市原则着重刻划他老成持重而不失温让的大实业家的身分后隐藏的极端阴险毒辣，为资本的垄断而无所不用其极的卑劣面目。立石牺牲于与他的争斗，看来有许多偶然因素，但实际上是由资本、阅历、手段等各种必然因素决定的。

作品的结尾让康子终于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和摆脱那污浊世界，开始追求新的理想生活之际，却和矢代双双死于暴风雪中，这固然可能是作者力图摆脱理想主义窠臼的一种尝试，却似乎也反映了作者这样一种矛盾心理：既对现实世界失却信心，不敢相信在这种世界上真善美的最后实现，又不

愿让自己的理想遭灭于卑劣的黑暗势力的魔爪，于是只好借大自然的神力让这一对理想人物悲壮而又幸福地双双升入天国。这也是作者一种迷惘的幻灭感的无可奈何的表现吧。

编 者

目 录

前 言	1
第 一 章 猎枪	1
第 二 章 股东大会	13
第 三 章 起风了	30
第 四 章 一棵新树	41
第 五 章 梦幻的雪溪	60
第 六 章 白炽的焦点	69
第 七 章 彩虹	87
第 八 章 野火	98
第 九 章 流冰	121
第 十 章 湖畔	133
第 十 一 章 暗影	153
第 十 二 章 残照	168
第 十 三 章 花纹	187
第 十 四 章 疑惑	202
第 十 五 章 危险信号	223
第 十 六 章 悬崖	244
第 十 七 章 枪眼	252
第 十 八 章 幕后	279
第 十 九 章 长夜	293
第 二 十 章 歧路	313
第 二 十 一 章 决战	335
第 二 十 二 章 雾茫茫	372

第一章 猎 枪

山上响起了枪声。

在深没胸际的山白竹丛中，麻生康子停下脚步，抬起头。枪声在遍布山间的铁杉林中回荡，拖着余音向下面一片冷色调的沼泽逝去。这声枪响过后，四周又平静下来，万籁俱寂。

康子一动不动，等着落在后面的阿泉。

才十一月中旬，但在海拔两千多米的后日光山里，已近平冬日景象。树叶飘零，黑魑魑的枝梢覆盖群山。不论眺望耸立在背后的白根山连峰，抑或透过树林，俯视远处的战场原，都象水墨画一样，烟雾溟蒙，只有天空一碧如洗。

竹叶沙沙作响，面颊泛起淡淡红晕的阿泉拨开竹丛赶上来。她脱下了运动衫夹在腋下，汗珠在发际分明、睿智而白皙的额头上闪亮。

“方才是枪响吧？”阿泉用手背拭着汗水说。

“好象是谁在打斑鸠呢。”

“太厉害了，真讨厌。”

“可能也是象爸爸那样，瞎摆弄罢了。”

康子格格地笑起来，从挎包里掏出威士忌酒心巧克力糖袋，塞到阿泉手里：

“在温泉平休息一下就回去。快到啦！”

“我一点儿也不累。”阿泉也微微一笑，露出了洁白的

牙齿。

康子想，这姑娘一笑，表情反倒有些凄凉了。

康子从学生时代起就爬惯了山，而阿泉却不同，虽然从汤之湖爬了还不到三个小时，但她一定是相当吃力了。不过，阿泉有股子不甘示弱的刚强劲儿。究竟是倔强，还是懦弱，其实康子也弄不清楚，尽管阿泉是自己的妹妹。

她们在竹丛中并肩走了一会儿。

临近太郎山的时候，倏地，一条白色影子从脚下窜出，风驰电掣般奔进后面的竹丛里。她俩一惊，不由地收住脚步。

身后响起野鸟飞起的振翅声。

康子立刻意识到白色影子是一只猎犬，但她无法回顾，因为近在眼前，一个男人直挺挺地站在那里，把乌黑发亮的枪口冲着她的脑门。

毫无疑问，那男人是要射击被狗撵起来的鸟。然而，这么突然，这么接近，康子自然会产生一种遭到狙击的错觉。而且，对方发现康子她们之后，竟不想立即改变举枪的架势，这实在不是狩猎者的作法。

瞬间的恐怖过去之后，康子怒不可遏，挑战似地迎着枪口上前一步。

“你朝哪儿瞄呀？”她的语调硬梆梆的。

男人端着猎枪，直愣愣地注视着康子。过了一会儿，他缓缓地枪杆上仰起脸，用粗浑而冷漠的声音说：“对不起。”

他没有道歉的意思，也没有任何表情，那语气简直是傲慢的。

他上身穿着讲究的猎装，下身穿的是爬山未免有点可惜的淡茶色苏格兰呢子裤，一顶与裤子同样质地的猎帽压在眼眉上。他年近四十，肩膀宽阔，体格健壮，那紧闭的嘴唇，浓密的眉毛，冷峻的双眸，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还以为要杀死我呢！”康子不容辩解地说，但那个男人并不打算回答她。他从衣袋里掏出香烟，叼在薄嘴唇上。

康子的目光在对方的猎枪上停下。

猎枪冷冰冰的，造型雅致，特征明显。由于父亲麻生达之助爱好打猎，耳濡目染，康子一眼就认出这是最高级的五发自动枪，北意大利造，在日本很罕见。康子甚至养成了习惯，只要看见优质猎枪，就会引起一种陶醉。

“好一支‘路易斯·弗兰基’呀！象你这样的斜楞眼用它，真是太可惜了。”康子毫不客气地说。阿泉在她背后偷偷地笑了。

男人似乎发生了兴趣，一边拨打火机，一边抬起眼睛瞟了她俩一眼：“很在行啊，喜欢吗？”

“比起你来嘛，我的枪法可能更准点儿。”康子大大咧咧地回答，刚才的怒气有些淡薄了。“也许是‘路易斯·弗兰基’的缘故吧”——康子盯着漂亮的猎枪，心想。

猎狗趑趄回来，莫名其妙地仰望着主人。它似乎不满意主人竟不射击它好不容易撵起来的猎物。

“让我打一枪，好忘掉你的无礼。”

“有许可证吗？”

“你看我样子象是没有吗？”

康子操过对方的猎枪，朝猎狗打了个手势，便走在前面。阿泉和那男子被撇在后面。

“是姊妹俩吗？”男人毫无表情地望着康子的后影，自言自语似地随口问道。

“嗯，是我姐姐。”

“真有意思。”

“什么有意思？”

“你姐姐呀！人不但漂亮，而且对张牙舞爪的猎物又那么感兴趣！”

“什么话！太不礼貌了！”

阿泉提出抗议，但男人并不理睬。

他嘴角上叼着香烟，慢腾腾地朝竹丛里走去。昏暗的铁杉林中，连续响起了两枪。

“好象没打中啊！看来不象嘴上说的那么高明！”男人回头瞅了瞅阿泉，脸上露出淡淡的笑意。

穿过竹丛，进入林中，只见康子双手横握猎枪，紧咬嘴唇，正瞪着树梢的一角，但她一回头，便放声大笑起来：

“本想露一手让你见识见识，这下却成了半斤八两啦。唉，就算我的眼睛跟你一样斜楞吧。”

“深感荣幸。”男人接过枪，脚不停步地从康子面前走过去。他边走边摸子弹袋，又装上了子弹。

康子和阿泉不想再跟在这个男人的后面，但他却是朝着她们正准备返回的方向走。

沿着林中潮湿狭窄的山径走了二十多分钟，跑在前面的猎狗停下来。它把左前爪微微提起，伸长脖子紧盯着前方的竹丛，一动不动。

男人慢慢地把枪托抵在肩窝上。

猎狗轻轻摇了两下短尾巴，向主人打了个信号，嗖地扑

进竹丛。

随着嘎啦啦的翅膀拍打声，一只野鸡腾空而起，与此同时，那个男人的“路易斯·弗兰基”喷出火苗。野鸡掉进竹丛，击落的羽毛伴随枪声的余音悠悠地飘飞在蔚蓝的天空中。

“打中啦！”康子高兴地跳起来。

可是，不知为什么，跑回来的猎狗却没有衔着野鸡。男人并不申斥猎狗，好象忘掉了击中的猎物，一声不响地走下山路。

康子加快脚步追上他，惊讶地说：

“你带来的猎狗太糟糕了，连猎物都不知道叼回来，我还是头一次见到这种猎狗！”

“就是要让它忘掉。”

“唷，为什么？”

“因为没有必要。”男子的声音低沉而又平板。

康子目光炯炯，仿佛是在看一只从未见过的野兽。

“打死的猎物没有用？那你为什么打猎？”

“应该回答说‘为了杀死它’吧。”

“只是为了杀死而杀死？”

“残酷吗？”

“倒也不是不可理解。不过，这未免太兽性化了。”

男人把猎枪扛在肩上，用机械的步子走着。

“我在临完成一项工作之前，总做这种消遣，可以充实气力。”

“你做什么工作？听起来有点象屠夫！”

康子调皮地耸耸肩头，笑起来。但是，男人脸上却毫无

表情。

“真有点儿相似哩！”他说。尽管声音很低，却含有一种傲然自负的味道。

越过金精岭的小屋，走下柄泽的陡坡，汤元的温泉街便出现在眼底。从通向金田岭的岔道又往下走几步，男人站住脚，回过头来：

“那就是敝舍，乐意的话，请进去休息一下。”

缓缓的山坡上，一幢两层的英国式别墅，从山毛榉林中露出红色房顶。

“君子不临危嘛，当了一次靶子已经够了！”

“用这种话告别，太厉害啦。好吧，再见！”男人淡淡一笑，跟在乘势跑起来的猎狗后面走进树林。

“再见啦，屠夫先生！”康子冲着男人的背影喊道，但他没有回头。

“真是个怪人！到底是干什么的呢？”

“姐姐，你太莽撞了。”阿泉这才放心似地露出微笑。

回到汤元的旅馆，出来迎接的女侍似乎很不安，声音拘谨地说：

“东京打来电话，说您父亲突然生病，请立刻回去。”

“父亲生病？”康子诧异地反问一句，和阿泉面面相觑。

父亲达之助看上去瘦弱，其实他几乎从年轻时候就没患过什么大病。两三个月前，似乎公司的经营上发生了什么问题，他有点儿憔悴，整天板着面孔，不过，并没有损害健康的迹象。前天早晨出差去大阪时也没有发生任何变化，甚至比平时更精神。康子和阿泉开车把达之助送到羽田机场，然

后顺便来玩赏后日光的秋色。

什么病呢？无从推测。既然叫康子她们回去，就不会是小病小灾。

她们让侍者把汽车给开到门口等候，赶快回房隅里收拾衣物。康子的心里越来越惶惶不安。

“真烦人，总觉得心惊肉跳的！”她把换洗的衣服胡乱塞进手提箱，说。

阿泉站在凉台上，俯视着薄雾蒙蒙的湖水，也难以抑制忐忑不安的心情。

“我往家里挂个电话试试吧，加急电话大概不用等多长时间。”阿泉转过身，一副无可奈何的表情。

“对，你问问旅馆服务台。”康子也想尽快知道详情。

阿泉点点头，走向电话机。她刚要拿话筒，铃声响了起来。

“东京打来的。”旅馆交换台通知说。

“好象家里打来的！”阿泉对姐姐说了一句，便屏息静听。

“喂，喂……啊，阿泉？康子也在那里吧？赶紧回来……”是母亲筱江的声音。

电话里杂音很大，听不清楚，但是从话声中能觉出母亲的惊慌。

“爸爸病了？究竟怎么啦？”

“出事啦……你爸爸……”

“出了什么事？说清楚点儿！”

“今天早晨，自杀……”

“啊？！您说什么？自杀？”阿泉发出一声惨叫。

康子一把夺过话筒。

“妈妈，我是康子，您说爸爸怎么了？”

“今天早晨，他用猎枪照胸口开了……”

一瞬间，康子目瞪口呆，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

“后来，怎么样？没救活吗？”

“怎么办哪！我一个人……什么都不明白哟！魂都飞了……”筱江的声音梦呓一般，呜呜咽咽，时断时续，几乎听不明白说些什么。

“我们马上回去！您要坚强点，妈妈！”

康子恢复了平静，劝说了筱江便挂上了电话。阿泉呆磕磕的，只是用惊疑的眼神盯着姐姐。

“不管怎样，赶快回去吧！妈妈太激动了，电话里听不明白。”康子催促阿泉。

两人草草收拾完行李，出了房间，顺走廊一溜小跑。

康子驾驶着汽车，着了魔似地飞驰在荒凉的战场原高原上。汽车已经驶过微波荡漾的幽暗的中禅寺湖畔，她俩仍然默不作声。突然，阿泉看了看手表，拧开收音机开关。正开始报告新闻。

她们直瞪瞪地望着前方，等待着爸爸名字的出现。

“……旭光制糖经理麻生达之助氏，今晨八时五十分前后，在私宅二楼书斋，反锁屋门，用自己常用的猎枪击中左胸，企图自杀。目前，尚未查清原因。但据说，最近立石产业经理立石俊辅氏暗中囤积了大量的旭糖股票，使麻生氏苦于应付。特别是一周后将召开股东大会，该氏无计可施，为逃脱责任，不得已而自裁。此刻麻生氏生命垂危，正在私宅中抢救，但恐已无望。麻生氏颇受旭糖现任董事长鱼住祐三